



醫方
辨證錄

三

武
186
13



門 729
第 186
卷 13

岡氏
杏庵

岡氏
杏庵

辨證錄外科卷之十三

松井家藏

中興圖書印

背癰門

人有背心間先發紅瘰後漸漸紅腫此發背之兆也最為可畏古
人云外大如豆內大如拳外大如拳內大如盤言其外小而內
實大也然而癰疽等毒必須辨其陰陽有先陰而變陽者有先
陽而變陰者有前後俱陽者有前後俱陰者陽症雖重而實輕
陰症雖輕而實重先陰而變陽者生先陽而變陰者死病症既
殊將何以辨之陽症之形必高突而腫起陰症之形必低平而
陷下陽症之色純紅陰症之色帶黑陽症之初起必痛陰症之
初起必癢陽症之潰爛必多其膿陰症之潰爛必多其血陽症

清

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之收口身必輕爽陰症之收口身必沉重至于變陰變陽亦以此消息斷斷不差也倘見紅腫而高突乃陽症之癰也乘其肉腫初發毒猶未化急以散毒之藥治之可隨手愈也發背而至橫決者皆因循失治以致破敗而不可救陽變陰者多矣救癰如救火宜一時撲滅切勿見爲陽症無妨而輕緩治之也方用急消湯忍冬藤二兩茜草三錢紫花地丁一兩甘菊花三錢貝母二錢黃柏一錢天花粉三錢桔梗三錢生甘草三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全消不必四劑也此方消陽毒之初起極神既無迅烈之虞大有和解之妙世人不知治法謂陽毒易於祛除孟浪用狼虎之藥雖毒幸消散而真氣耗損於無形往往變成別病乃醫者成之也

人有背心發癢癢甚已而背如山重悠悠發紅暈如盤之大此陰

癰初起之形象也最爲可畏尤非前症陽癰可比乃一生罪孽鬼祟纏身必然謔語胡言如見此等症候本不可救然而人心善惡成于一念之遷悔求生無術亦見醫道無奇蓋陽症有可救之術陰症豈無可生之理總在救之得法耳大約陰癰之症雖成于鬼祟之纏身然必正氣大虛邪得而入之也設正氣不虛邪將安入故救陰癰之症必須大用補氣補血之藥而佐之散鬱散毒之品則正旺而邪自散矣方用變陽湯人參二兩黃芪二兩金銀花半觔煎湯代水附子一錢荊芥炒黑三錢柴胡二錢白芍一兩天花粉五錢生甘草五錢井花水煎汁二碗服渣再煎服後陰必變陽而作痛再一劑而痛亦消再服一劑而全愈竟消滅無形也然人不致皮破血出斷不肯信雖然先用此等之藥以治發背母論病人不肯服卽醫生亦不肯用或醫

生知用此治療而病人之家亦不肯信往往決裂潰爛瘡口至如碗大而不可收始悔參芪之通用矣予既論此症又多戒辭勸人早服此方萬不可觀望狐疑喪人性命蓋陽毒可用攻毒之劑而陰毒須用補正之味用人參黃芪以補氣氣旺則幽陰之毒不敢入心肺之間而金銀花性補善解陰毒得參芪而其功益大然非得附子則不能直入陰毒之中而又出于陰毒之外毒深者害深又益之生甘草以解其餘毒然毒結于背者氣血之壅也壅極者鬱之極也故加柴胡荆芥白芍天花粉之類消痰通滯開鬱引經自然氣宣而血活痰散而毒消矣

人有背癰潰爛洞見肺腑瘡口黑陷身不能臥口渴思飲人以為陽症之敗壞也誰知是陰虛而不能變陽乎夫背癰雖有陰陽之分及至潰濃之後宜補內不宜消外則陰陽之症一也潰爛

濃當作膿

而至肺腑皆見此乃失補之故使毒過于沿燒將好肉盡化為瘀肉耳肉瘀自必成腐肉而腐自必洞見底裏見此等症候亦九死一生之兆也倘胃氣健而能食者猶可救倘見食則惡者斷無生意雖然能用參芪歸熟亦有可生不可棄之竟不救也方用轉敗湯救之人參二兩生黃芪一兩熟地二兩肉桂二錢白朮四兩當歸一兩金銀花四兩麥冬二兩山茱萸一兩遠志三錢北五味子一錢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胃氣大開者即可以轉敗為功也倘飲之而稍能健飯亦在可救惟恐飲之杳無應驗者是胃氣已絕也不必再治之矣或飲之而飽悶少頃而少安者亦有生機此方補其氣血而更補其肺腎之陰蓋陰生則陽長陰陽生長則有根易于接續而後以金銀花解其餘毒則毒散而血生血生而肉長肉長而皮合必至之勢也倘日

以解毒爲事，絕不去補氣血之陰陽，則陰毒不能變陽，有死而已，可勝悲悼哉。

人有背癰，將愈而瘡口不收，百藥敷之，絕無一驗，人以為餘毒之未盡也。孰知是陰虛而不能濟陽，夫癰疽初起，則毒盛變膿，則毒衰濃盡，則毒化矣。瘡口不收，乃陰氣之虛，而非毒氣之旺。世人不知治法，尚以敗毒之藥攻之，是已虛而益虛也。欲其肌肉之長，何可得乎？然亦有用補法，而仍未效者，但用陽分之品，以補其陽，而不用陰分之藥，以補其陰也。獨陰不長，而獨陽亦不生。癰疽至膿血已盡，則陰必大虛，止補其陽，則陽旺陰虛，陰不能交於陽矣。陽有濟陰之心，陰無濟陽之力，所以愈補陽而陰愈虛，而瘡口愈難合也。治法必須大補其陰，使陰精盛滿，自能灌注于瘡口之中，不用生肌外敷之藥，而瘡口之肉內生矣。方

用生膚散，麥冬一兩，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人參五錢，肉桂一錢，當歸一兩，忍冬藤一兩，白朮五分，水煎服。二劑而肉自長，又二劑，外口自平。又二劑全愈。此方補陰之藥多於補陽，使陰勝陽也。然補陽仍是補陰之助，以其能入陰之中，交於陽之內也。忍冬藤非特解餘剩之毒，取其能領諸藥，至于瘡口之間也。

人有背瘡長肉，瘡口已平，忽然開裂流血，人以為瘡口之肉未堅也。誰知是色慾惱怒之不謹耳。大凡瘡癰之症，最忌色慾，次忌惱怒，犯惱怒，新肉有開裂之虞，色慾新肉有流血之害，犯惱怒者，不過疾病犯色慾者，多致死亡。其瘡口開裂之處，必然色變紫黑，而流水之處，必然肉變敗壞矣。此時必須急補氣血，萬不可仍治其毒，蓋前毒未盡，斷難收口，復至腐爛，新肉不堅，而自湧決裂也。况發背新愈之後，其精神氣血盡爲空虛，若交合泄

精遂至變害非常舍補氣血又安求再活乎卽補氣血以些小之濟欲收危亂之功大厦傾頽豈一木能支哉故又須大劑救之而後可方用寒變回生湯人參四兩黃芪三兩當歸二兩北五味子二錢麥冬二兩肉桂三錢白朮二兩山茱萸五錢忍冬藤二兩茯苓一兩水煎服一劑而肉不腐二劑而肉自生三劑而皮仍合四劑瘡口平復切戒再犯再犯無不死者卽再服此方無益也可不慎乎此救瘡瘍壞症仙丹不止療發背愈後犯色之敗腐也人疑泄精以致決裂宜用熟地以大補之何故反置而不用以熟地補陰最緩而症犯甚急所以舍熟地之不可用此方服數劑之後各宜減半惟多加熟地留爲善後之計耳人有夏月生背癰瘡口不起脉大而無力發熱作渴自汗盜汗用參芪大補之劑益加手足逆冷大便不實喘促嘔吐人以爲火

毒太盛也誰知是元氣大虛補不足以濟之夫癰分陰陽瘡口不起乃陰症而非陽症也脉大似乎陽症大而無力非陰而何發熱作渴此水不足以濟火故陡渴陡汗也旣陰症似陽用參芪陽藥以助陽正氣足以祛陰而返陽矣何以愈補而反逆冷嘔吐此陰寒之氣正甚而微陽之品力不能勝耳非加附子辛熱之品又何能斬關入陣以祛蕩其陰邪哉方用助陽消毒湯人參半觔黃芪一兩當歸四兩白朮四兩陳皮一兩附子五錢水煎膏作二次服諸症退連服數劑瘡起而潰乃減半又用數劑而愈此非治癰之法也然治癰之法而輕治此等之症鮮不立亡可見治癰不可執也大約陽癰可以消毒化痰之藥治之陰癰之病萬不可用消毒化痰之味此實治癰之變法醫者不可不知

人有背生癰疽潰膿之後或發熱或惡寒或作痛或膿多或流清水自汗盜汗膿成而不潰口爛而不收人以為毒氣之未盡也誰知五臟虧損血氣大虛之故凡人氣血壯盛陰陽和平何能生毒惟其臟腑內損而後毒氣得以內藏久之外泄及至癰疽發出其毒自不留內然臟腑原虛又加流膿流血則已虛益虛觀其外瘡口未斂似乎有餘審其內氣血未生實為不足法當全補不宜偏補夫一臟致有偏勝之虞也方用十全大補湯最妙以其合氣血而兩補之耳然而用之往往不效者非方之不佳乃用方之不得其法耳夫背癰何等之症豈用尋常細小之劑所能補之必須多加分兩大劑煎飲庶幾有濟予因酌定一方以請正于同人也用人參一兩黃芪二兩白芍五錢肉桂二錢川芎三錢熟地二兩當歸一兩白朮五錢茯苓五錢生甘草

三錢水煎服服一劑有一劑之效世疑此方絕不敗毒如何化毒而生肉不知癰疽未潰之前以化毒為先已潰之後補正為急縱有餘毒未盡不必敗毒蓋敗毒之藥非寒涼之品即消耗之味也消耗則損人真氣寒涼則傷人胃氣真氣損則邪氣反盛胃氣傷則穀氣全無又何能生長肌肉哉惟十全大補湯專助真氣以益胃氣故能全效耳且此方不特治背癰之已潰即瘡瘍已潰者皆宜用之

肺癰門 四則

人有胃膈間作痛咳嗽時更加痛極手按痛處尤增氣急人以為肺經生癰也誰知是肺熱生癰耳夫肺為嬌臟藥食之所不到者也故治肺甚難肺熱害肺既可成癰將何法療之療之法似宜救火以瀉肺肺藥不可入而肺為脾之子脾經未嘗不受藥

也補其脾經之土則土能生金也平其肝經之木則金不能尅木矣清其心經之火則火不能刑金也三經皆有益于肺無損于金則肺氣得養而後以消毒之品直解其肝中之邪何難于不收乎方用全肺湯元參三兩生甘草五錢金銀花五兩天花粉三錢茯苓三錢白芍三錢麥冬二兩水煎服一劑而痛減二劑而內消矣大凡癰疽之症必須內消不可令其出毒內消之法總不外脾肝心三經治之而無別消之道或曰肺之子腎也獨不可治腎以消乎然肺癰之成雖成于火爨肺金之液實因肝氣之自虛也補腎雖使肺氣不來生腎惟是肺氣相通補腎之水恐肺氣下降而火毒反不肯遽散不若止治三經使肝氣得養自化其毒不遺于腎之爲妙也

人有胸膈作痛咳嗽不止吐痰更覺疼甚手按痛處不可忍咽喉

之間先聞腥臭之氣隨吐膿血此肺癰不獨已成而且已破矣夫肺癰未破者易于消已破者難于治爲膿血未能遽淨耳然得法亦不難也蓋肺之所以生癰者因肺火不散也然肺火來因肺氣虛也肺虛而火留於肺火盛而後結爲癰不補虛而散火而未成形者何以消已成者何以散既潰爛者又何以愈哉是虛不可不補而補虛者補何臟乎必須補肝氣之虛而肺不能直補其氣補胃氣之虛則肺氣自旺也今癰已破矣多吐膿血則肺氣尤虛雖毒尙存不可純瀉其毒于補氣之中而行其攻散之方而行其攻散之法則毒易化而正氣無傷方用完肺飲人參一兩元參二兩蒲公英五錢金銀花二兩天花粉三錢生甘草三錢桔梗三錢黃芩一錢水煎服一劑膿必多二劑膿漸少三劑疼輕四劑而又輕五劑痛止膿血亦止六劑竟奏

辨論錄 卷之三十三 痰喘 七
全功此方補胃中之氣卽瀉胃中之火胃氣旺肺氣不能衰胃火衰肺火不能旺所以能敗毒而又能生肉耳其諸藥亦能入肺不單走於胃然而入胃者十之八入肺者十之二仍是治胃益肺之藥也或問肺癰已破病已入裏似不宜升提肺氣南昌喻嘉言謂宜引之入腸而先生仍用桔梗以開提肺氣恐不可爲訓嗟乎予所用之藥無非治胃之藥藥入于胃有不引入腸者乎然肺氣困頓清肅之令不行用桔梗以清肺上氣通而下氣更速然則上之開提正下之迅遂也

人有久嗽之後肺受損傷皮膚黃瘦咽嗑雌啞自汗盜汗臥眠不得口吐稠痰腥臭難聞而毛悴色憔悴嗽之時必忍氣須臾輕輕吐痰始覺膈上不痛否則必大痛不已氣息奄奄全無振興之狀入以爲肺中生癰也誰知是肺痿而生瘡耳此症本係不救

之病然治之得法調理又善亦有生機者夫肺癰與肺痿不同肺癰生于火毒治之宜速肺痿成于勞傷治之宜緩火毒宜補中用瀉勞傷宜補中帶清瀉與清不同而補則同也惟是瀉中用補可用大劑清中用補可用小劑忽忘勿助若有若無庶能奏功也方用養肺去痰湯金銀花三錢生甘草五錢生地二錢麥冬三錢紫苑五錢百部五分百合二錢欵冬花三分天門冬一錢貝母三分白微三分水煎服服十劑膈上痛少輕者便有生機再服十劑更輕再服十劑而漸愈前後共服六十劑而始全愈也是方不寒不熱養肺氣于垂絕之時保肺葉于將痿之頃實有奇功倘捷效於一旦必至輕喪于須臾寧忍耐以全生切勿欲速而送死

世有膏粱子弟多食厚味燔熬烹炙煎炒之物時時吞嚼或美醞

香膠乘興酣飲遂至咽乾舌燥吐痰唾血喘急膈痛不得安臥
人以爲肺經火熾也誰知是肺癰已成耳夫肺爲五臟之蓋喜
清氣之薰蒸最惡燥氣之炎逼今所飲所食無非辛熱之物則
五臟之中全是一團火氣火性炎上而肺金在上安得不受害
乎肺既受害不能下生腎水腎水無源則腎益加燥勢必取資
于肺金而肺金又病能不已虛而益虛已燥而更燥也况各經
紛然來逼火烈金刑肺間生癰必然之勢也治之法化毒之中
益之養肺之法降火之內濟之補腎之方庶幾已成者可痊未
成者可散也方用枝桑清肺丹桑葉五錢紫苑二錢犀角屑五
分生甘草二錢款冬花一錢百合三錢杏仁七粒阿膠三錢貝
母三錢金銀花一兩熟地一兩人參三錢水煎將犀角磨未冲
服數劑可奏功也此方肺腎同治全不降火蓋五臟之火因飲

食而旺乃虛火而非實火也故補其水而金氣堅補其水而虛
火息况補中帶散則補非呆補而火毒又容易辭也

肝癰門 二則

人有素多惱怒容易動氣一旦兩脇脹滿發寒發熱既而脇痛之
極手按痛處不可忍人以爲肝火之盛也誰知是肝葉生瘡耳
世人但知五臟中惟肺生癰不知肝亦能生癰也且靈素諸書
亦未有及得毋創論以驚世乎余實聞異人有謂脇痛手不可
按者肝葉生癰也靈素二經不談者肝經生癰世不常有古人
未有此症所以畧而不言蓋古今之氣運不同而癰毒之生長
不一肝一惱怒則肝葉張開肝氣卽逆大怒之後肝葉空脹未
易平復且怒必動火怒愈多而火愈盛火盛必爍乾肝血爍乾
則肝氣大燥無血養肝更易發怒怒氣頻傷欲不鬱結而成癰

烏可得乎然癰生於內何從而見然內不可見而外即可辨也凡生癰者勝在左而不在右左脇之皮必現紅紫色而舌必現青色以此辨症斷斷無差治之法必平肝爲主而佐之瀉火去毒之藥萬不可因循時日令其潰爛而不可救也方用化肝消毒湯白芍三兩當歸三兩炒梔子五錢生甘草三錢金銀花五兩水煎汁一碗飲之一劑而痛輕二劑而痛又輕三劑而痛如失減半再服數劑而全愈此方用當歸白芍直入肝中以滋肝血則肝血驟生易解肝血之燥又得甘草以緩其急梔子清火金銀花解毒安得不取效之捷哉蓋是火毒既盛肝血大虧用此方而不如此大劑煎飲亦自徒然倘執以肝火之旺而非是肝癰之成單用歸芍以治脇痛斷不能取效也

人有左脇間疼痛非常手按之更甚人以爲脇痛而不知非脇痛也此乃肝經之癰耳夫肝經生癰多得之惱怒予前條已暢論之矣然而肝癰不止惱怒能生而憂鬱亦未嘗不生癰也惟因惱怒而得之者其痛驟因憂鬱而得之者其痛緩當初痛之時用逍遙散大劑煎飲痛立止又何至成癰也因失于速治而肝中鬱氣苦不能宣而血因之結矣血結不通遂化膿而成癰其勢似乎稍緩然肝性最急癰成而毒發其驟也世有脇痛數日而死者正因生癰毒敗而死非脇痛而卽能死人可不急救治之乎方用宣鬱化毒湯柴胡二錢白芍一兩香附二錢薄荷二錢當歸一兩陳皮一錢枳殼一錢天花粉三錢生甘草三錢金銀花一兩水煎服一劑而痛輕二劑而痛減三劑而痛又減四劑全愈重則不出六劑愈後用四物湯大劑調治不再發也夫肝癰世不常見既有前條不必又論及此然肝癰不可見而脇

辨諸錄 卷之二十三
痛世人之所常病，吾特發明憂鬱之能成，又若此則人知急治，何至成癱哉。

大腸癱門 三則

人有腹中痛甚，手不可按，而右足屈而不伸，人以為腹中火盛而存食也。誰知是大腸生癱耳。大凡腹痛，而足不能伸者，俱是腸內生癱耳。惟大腸生癱亦實有其故，無不成于火，火盛而不散，則鬱結而成癱矣。然而火之有餘，實本于水之不足。水衰則火旺，火旺而無制，乃養成其毒，而不可解。然則治之法，又何必治火哉。壯水以治火，則毒氣自消。方用清腸飲，金銀花三兩，當歸二兩，地榆一兩，麥冬一兩，元參一兩，生甘草三錢，薏仁五錢，黃芩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痛少止，二劑而足可伸，再二劑而毒盡消矣。此方純陰之物，而又是活血解毒之品，雖瀉火實滋陰也。

所以相濟而相成，取效故神耳。倘不益陰以潤腸，而惟攻毒以降火，則大腸先損，又何勝火毒之凌爍哉。毋怪愈治而愈不能效也。

○
人有大腸生癱，右足不能伸，腹中痛甚，便出膿血，肛門如刀割。此腸癱已經潰爛也。能食者生，不能食者死。雖然不能食之中，亦有非因火毒之熾而然者，又不可因其不能食而棄之也。大凡生此各種癱瘡，俱以有胃氣為佳，無胃氣毋論陰毒陽毒，多不可救。故治陰疽之病，斷以扶胃氣為第一法，而少加之敗膿祛毒之藥，則正氣無傷，而火毒又散。今大腸癱破，而致飲食不思，則胃氣已盡絕，大危之症也。不急補胃，惟治癱，必死之道也。方用開胃救亡湯，人參一兩，金銀花二兩，山藥一兩，生甘草三錢，薏仁一兩，元參一兩，白朮一兩，山羊血研末一錢，水煎調服。一

劑胃開、二劑膿少、三劑痛止、四劑全愈。此方全去救胃、而敗膿祛毒、已在其中。妙在金銀花、雖治毒而仍滋陰之藥、爲瘡家奪命之物、軍乃至仁至勇之師、又得參朮以補助其力、卽散毒尤神、山羊血止血消渴、且善通氣、引諸藥入癰中、解散之、乃鄉導之智者也。合而治之、則調合有人、撫綏有人、攻剿有人、安得不奏功如神乎。自然胃氣大開、化精微而輔輸于大腸也。倘胃氣未傷、服之尤奏功如響、萬勿疑畏、不用此方、枉人性命耳。

人有大腸生癰、小腹痛甚、淋漓不已、精神衰少、飲食無味、面色痿黃、四肢無力、自汗盜汗、夜不能臥、人以爲火盛生癰也。誰知水衰不能潤腸耳。夫大腸之不能傳導者、全藉腎水之灌注。今因醉飽房勞、過傷精力、大泄其精、遂至火動而水涸。又加生冷並進、以致氣血乖違、濕動痰生、腸胃痞塞、運化不通、氣血凝滯而

成癰也。然則生癰之先、本是腎水不足、癰潰之後、又復流其水、是因虛而益虛矣。若作久毒治之、鮮不變爲死症。必須大補其腎水、而並補其脾胃之氣、則脾胃化精生水、更易枯涸之腸、一旦得滂沱之潤、自然淹足、不必治癰、而癰已化、氣血足而肌肉生也。方用六味地黃湯、加味治之。熟地二兩、山藥八錢、牡丹皮六錢、山茱萸八錢、茯苓三錢、澤瀉一錢、人參一兩、黃芪五錢、麥冬一兩。水煎連服、數劑腹痛止、而精神健、前症頓愈。此方六味以補腎水、加人參麥冬黃芪以補脾胃之土。土旺而肺氣自旺、肺與大腸爲表裏、且又爲腎之母。自然子母相需、表裏相顧、故奏功如神也。

小腸癰門 三則

人有腹痛口渴、左足屈而不伸、伸則痛甚、手按其痛處、更不可忍。

人以爲腸中生癰也。然而腸中生癰不同。有大小腸之分。屈右足者。大腸生癰。屈左足者。小腸生癰也。今屈而不伸者。卽在左足。是癰生于小腸。而非生于大腸矣。惟是大腸之癰易治。小腸之癰難醫。以大腸可瀉。而小腸難瀉也。雖然得其法。又何不可瀉哉。蓋大腸可瀉其火。從糟粕而出。小腸可瀉其火。從溲溺而泄也。方用泄毒至神湯。金銀花三兩。茯苓一兩。薏仁一兩。生甘草三錢。車前子三錢。劉寄奴三錢。澤瀉三錢。肉桂一分。水煎服。一劑而水如注。二劑而痛頓減。三劑而症如失。不必四劑也。此方俱利水之藥。止一味金銀花消毒之味。何以建功之神如此。蓋小腸之毒。必須內消。而內消之藥。舍金銀花實無他藥可代。以他藥消毒。皆能損傷正氣。而小腸斷不可損傷。故必須以金銀花爲君。但金銀花不能入小腸之中。今同茯苓薏仁澤瀉車

前子之類。引入小腸。又加肉桂一分。得其氣味。引入膀胱。從溲溺而化。又恐火毒太盛。諸藥不能迅速。更加劉寄奴之速祛。甘草之緩調。剛柔遲速並行。旣無留滯之虞。而復無峻烈之害。自然火毒殆盡。膀胱小腸而出也。

人有腹痛。呼號不已。其痛却在左腹。按之痛不可忍。不許人按。醫以爲食積在大腸也。誰知是小腸之生癰耳。凡脇癰必屈其足。而今不屈足。似非腸癰之病。然腸癰生于腸內者。必屈其足。在大腸者。屈右足而不伸。在小腸屈左足而不伸也。若癰生于腸外者。皆不屈足。痛在左。則小腸生癰。痛在右。則大腸生癰也。至食積燥屎之痛。時而痛。時而不痛。故痛在左。明是小腸之外生癰也。大小腸生癰于腸內。尚可破潰。而大小腸生癰于腸外。斷不可使之破潰者。以腸外無可出之路。皆必死之症也。而小腸

更甚、必須急早治之、方用內化丹、金銀花四兩、當歸二兩、車前子五錢、生甘草三錢、茯苓一兩、薏仁一兩、水煎服、一劑而痛大減、二劑而痛又減、三劑而痛全止、四劑全愈、此方即前方之變方也、但前方以利水之中、而行其敗毒之法、此方于利水之中、補血以敗毒之法也、蓋癰破利水、則毒隨水出、易于祛除、癰未破、不補血以利水、則水泄而血虛、難于消化、同中之異、不可不知也、然此方亦須急早治之、則有益、否則癰雖愈、而瘀血流于腸外、必有終身腹痛之病也、

人有腹痛驟甚、小便流血、左足不能伸、人以為小腸生癰也、誰知是小腸之火太盛耳、夫小腸生癰、必屈左足、今左足不伸、明是生癰之證、而予獨謂是火盛者何故、不知生癰必有其徵、未有一旦驟生、而即流血者也、癰日久而膿生、膿欲盡而血出、豈有

不潰不爛、而先出血者、然左足之屈、則又何也、蓋小腸與大腸不同、小腸細而大腸寬、寬者可以容邪、而細者難以容邪、此必然之理、小腸受火煎熬、則腸中逼迫、腸不能舒、而左足應之、故暫屈而不伸耳、但不可因足之不伸、即信是癰、而妄用解毒之藥、然從何處辨之、因其初病之時、辨其小便之有血無血耳、初起痛而足屈、若小便無血、乃是生癰、初起痛而足屈、小便有血、乃是火痛、斷不可差也、治之法、瀉其火邪、不必化毒、而痛止足伸矣、方用小柴胡湯、加味治之、柴胡一錢、黃芩三錢、甘草一錢、茯苓五錢、人參二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足伸、二劑而血止、腸亦不痛矣、小柴胡湯、非治小腸之藥也、何以用之、而效驗之捷如此、因小腸之火盛者、起于肝膽之鬱也、木鬱則火生、不敢犯心、而犯小腸耳、夫火性炎上、今不上炎、反致下熾、拂其火

性矣。此小腸所以受之，而作疼痛也。至于流血于小便中者，又是何故？蓋是小腸之血，爲火所逼，惟恐爲火之燦乾，故越出于小腸之外，直走膀胱，反使火道不行，而流血也。小柴胡湯，旣舒其肝膽之氣，則火氣上炎，其生旣順而不逆，又得茯苓以清消其水氣，水流而血自歸經，此方之所以奇耳。

無名腫毒門 二則

人有頭面無端忽生小瘡，癢甚。第二日卽頭重如山，第三日面目青紫，世人多不識此症，此乃至危至急之病，苟不速救，數日之內，必一身發青黑而死。若青不至心胸者，尙可救療，因其人素服房中熱藥，熱極便爲毒也。凡人入房而久戰不泄者，雖氣主之，而實火主之也。氣旺而非火濟之，則不足以鼓動其興趣，而博人戰之歡，補氣之藥，斷不能舍參芪，而求異味。世人貪歡者，

多吝惜者，亦復不少用熱藥以助火，非多加人參，不足以駕馭其猛烈之威，無如人參價高，力難多備，方士不得已，遷就世人，乃少減人參，則功力自薄，及多加熱藥以壯其火，於是金石火煨之藥，紛然雜用，謂不如此，不足以助其命門之火也。夫命門之火，腎火也，非真陰之水不養，不同于脾胃之火，可以外水解之也。且腎火旣旺，則外勢剛強，必多御女，一取快樂，偶爾縱慾，亦復何傷，無奈淫心無盡，愈戰愈酣，火熾則水乾，火沸則水涸，卽不頻泄其精水，亦不足以制火，而熱毒有結于腸胃者矣。况戰久則興必深，未有不盡興而大泄者，精泄過多，則火更旺，未免陽易舉而再戰，或歸于前藥之太少，更多服以助其熱，孰知藥益多，而火益烈，戰益頻，而水益竭乎。久之水涸火炎，陽雖易舉而不能久戰，未免有忍精繾綣之時，勉強而鬪，精不化而變

爲毒結于陰之部位而成癰結于陽之部位而成毒頭上者正陽之部位也較生于陰之部位者更爲可畏非多用化毒之藥又安能起死爲生哉方用回生至聖丹生甘草五錢金銀花半觔玄參三兩蒲公英三兩天花粉三錢川芎一兩水煎服一劑而頭輕青紫之色淡矣再服二劑青紫之色盡消而瘡亦盡愈不必三劑也此方化毒而不耗其氣敗毒而不損其精所以建功甚奇也此毒原係水虧之極而瀉毒諸藥無不有損于陰陽惟金銀花攻補兼妙故必須此品爲君但少用則味單而力薄多用則味重而力厚又加玄參以去火甘草以瀉毒蒲公英之清熱天花粉之消毒川芎之散結自然相助而奏效也

一無名腫毒生于思慮不到之處而其勢凶惡有生死之關皆可以無名腫毒名之不必分上中下也前條止言頭上而在身之

左右前後與手足四肢尙未言也不知得其治法無不可以通治失其治法則在上者不可以治中在中者不可治下在下者不可以治上中也得其治法者若何大約上中下之生無名腫毒者多起于淫慾無度之人又加之氣惱憂鬱火乘其有隙之處蘊藏結毒故一發而不可救所以無名腫毒盡是陰症而絕無陽症也然則治之法宜用解陰毒之藥矣惟是解陰毒之藥多半消鑠真陰因虛而結毒復解毒而虧陰安有濟乎故無名腫毒往往不救乃是故也余得異人之傳仍于補陰之中以行其散鬱之法可佐之解毒之品微助行經之味是以多收其效余不敢湮秘傳之書而負萬世之人也方用玄參一觔柴胡三錢生甘草一兩三味煎湯十碗爲主倘生於頭面加川芎二兩附子二錢再煎汁取三碗分作二日服完未破者卽消已破者

卽生肌而自愈不必二劑也倘生于身中前後左右加當歸二兩甘菊花一兩附子三分亦如前煎服倘生于手足四肢加白朮二兩附子五分茯苓一兩亦如前煎服無不收功此方名救黑虎湯言卽至惡之人見黑虎亦未有不寒心者是惡毒得之盡散也玄參最善退浮游之火得甘草之助能解其迅速之威得柴胡之輔能舒其抑鬱之氣且又有各引經之味引至結毒之處大爲祛除妙在用至一觔則力量更大又妙是補中去散則解陰毒而不傷陰氣所以奏功更神人勿驚其藥料之重而不敢輕試深負鐸一片慇懃救世之懷也若些小輕症與非陰症瘡毒俱不必用此重劑又不可不知耳

對口癰門 一則

人有對口之後忽生小瘡先癢後痛隨至潰爛人以爲至凶之癰

也然而癰生于對口者猶輕而生于偏旁不勝對口者尤重蓋頸項之上乃腎督之部位也其地屬陰所生癰疽多是陰疽而非陽癰也陽疽必高突數寸其色紅腫發光疼痛呼號若陰癰則不然色必黑黯痛亦不甚身體沉重困倦欲臥呻吟無力其瘡口必不突起或現無數小瘡口以眩世人不知從何處覓頭然而陰陽二毒皆可內消何可令其皮破腫潰而後治之乎至於內消之法正不須分辨陰陽惟旣破潰膿陰陽不審而漫投藥餌則禍生頃刻而內消之法大約止消三味名爲三星湯金銀花二兩蒲公英一兩生甘草三錢水煎服二劑卽便全消陽症已破者仍以此方治之不三服必膿盡肉生若陰症大潰者此方不可復投改用七聖湯人參一兩生黃芪一兩當歸一兩金銀花二兩白朮一兩生甘草三錢肉桂一錢水煎服一劑而

辨證錄 卷之十三
血止二劑而肉生三劑而口小四劑而皮合再服二劑全愈此方治各處癰毒凡低陷而不能收口者無不神效不止治對口之陰毒善收功也誠以陽症可以涼瀉而陰症必須溫補故耳

腦疽門

世有生癰疽於頭頂者始名腦疽若對口偏口俱非真正腦疽也此疽九死一生然治之得法俱可救也大約生此疽者皆腎火之沸騰也蓋腦為髓海原通于腎腎無火則髓不能化精腎多火則髓亦不能化精豈特不能化精隨火之升降且化為毒以生癰疽矣蓋腎之化精必得腦中之氣以相化若腦中無非腎火勢必氣化為火火性炎上不及下降即于腦中髓海自發其毒較之腦氣下流為毒者其毒更甚故往往有更變形容改換聲音瘡形紫黑煩燥口乾隨飲隨渴甚至腦骨俱腐片片脫下

其狼狽之狀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又將何以救之耶此症須問其飲食如何倘飲食知味即可用藥方用五聖湯治之金銀花半觔玄參三兩黃芪四兩麥冬三兩人參二兩水煎服連服四劑其癰疽漸愈改用十全大補湯重四兩與之服四劑又改為八味地黃湯恣其酣飲可獲全愈矣是此等治療亦九死一生之法然舍吾法實無有第二法矣人生此疽得于房術者俱多與陽澁精都是丹石燥烈之品或洗或嚼或嚙于口或藏于臍霸阻精道久戰不已日積月累真陰枯燥髓竭火發遂潰頂門多致不救人何苦博嬾女之歡喪千金之命長號於夜臺也

囊癰門

人有陰囊左右而生癰毒者名曰便毒生于囊之下糞門穀道之前名曰囊癰三處相較便毒易治而囊癰最難療也以囊之下

爲懸癰其皮肉與他處不同蓋他處皮肉或橫生或直生俱易合口而懸癰之處橫中有直直中有橫一有損傷不易收功然治之有法未嘗難也此等之癰皆少年貪于酒色或遊花街而浪戰或入柳巷而角歡忍精而鬪耐飢而交或已泄而重提其氣或將敗而再鼓其陽或有毒之婦而輕于苟合或生瘡之妓而甘爲精鬪往往多生此癰所謂欲洩不洩化爲膿血是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虛而佐之化毒之味以毒因虛而成不治虛可得乎方用逐邪至神丹金銀花四兩蒲公英二兩人參一兩當歸二兩生甘草一兩大黃五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而毒消二劑而全愈潰者三劑可以收功矣此方用金銀花四兩用蒲公英二兩佐之參歸大黃之大料未免過于霸氣然大虛之病又用大黃祛逐似乎非宜誰知毒正盛乘其初起之時正

未甚衰大補瀉火之爲得乎倘因循失治或畏縮而不敢治及至流膿出血正氣蕭索始用參芪補氣往往有用至數斤而尙未能復元何不早用于化毒之中正又無傷而毒又易散哉此因勢利道之法又不可不知也

有飲燒酒入房精不得泄至夜半寒熱煩渴小便淋赤痰涎湧盛明日囊腫腹焮痛又明日囊處悉腐玉莖下面貼囊者亦腐人以爲酒毒也誰知是肝火得酒毒濕而肆虐乎夫酒何至作腐蓋火酒大熱之物也人過飲火酒多致醉死死後往往身體腐爛以火酒乃氣酒遇熱自焚人身臟腑原自有火以火引火安得不炎燒耶飲火酒而入房以鼓動精房之火宜是命門之火而非肝火也然而木能生火肝屬木肝木生于相火實理之常也入房而借火酒之力則火勢必猛火動無根何能久乎勢

必精欲外泄而火可解也無奈精欲泄而阻抑之火無可泄之路火無可依而火酒又無可解于是火入于肝將依母而自歸也惟相火內火也可附肝以爲家而酒火外火也反得木而焚體囊與玉莖乃筋之會也筋屬肝因入房而火聚于陰器之際故火發而囊腫囊腫極而莖亦腐治法解酒毒而益補氣補血之品則濕熱解而腐肉可長矣方用救腐湯人參一兩當歸一兩黃芪二兩白朮一兩茯苓五錢黃柏三錢薏仁五錢澤瀉三錢白芍一兩葛根三錢炒黑梔子三錢水煎服四劑腐肉脫而新肉生再服四劑囊莖悉平復矣酒毒成于拂抑平肝泄火利濕解毒宜也何以又用參芪歸朮以大補其氣血耶大凡氣血盛者力能勝酒縱酣飲而無礙服火酒而腐必成于火酒之毒亦其氣血之衰力不能勝酒所以兩火相合遂至焚身外腐苟

不急補其氣血則酒毒難消而腐肉又何以速長哉

臂癰門

人有兩臂之間忽然生瘡而變成癰疽者亦陰癰也雖較頭面對口肩背上少輕然治不得法亦能殺人故須辯陰陽之治大約痛者陽症癢者陰症不難于治也如陽症用三星湯一二劑便可立消若陰症三星湯又不可用必須大補氣血而佐之消痰化毒之劑始能奏功不可謂手足非心腹之疾不須補虛也夫陰主靜而兩手則至動者也至動而生陰癰則動變爲靜矣反常之道也可不畏乎况動變爲靜又趨陰之道也陽趨于陰非生近于死乎欲陽返于陰則易欲陰返于陽則難誰謂兩手之癰而可小視之哉治法仍宜慎重方用消癰還陽丹人參三錢白朮一兩生甘草三錢天花粉三錢生黃芪一兩金銀花二兩

不難
之
恐
不
誤

辨證錄
肉桂一錢、當歸五錢、乳香末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癢變為痛矣。二劑而痛如失。三劑而全消。不必四劑也。此方與七聖湯相同。而意氣各異。七聖治已潰者也。此方治未潰者也。已潰者以生肉為先。未潰者以護肌為主。所以七聖湯內無乳香、天花粉者。正以二味之中有擁衛之功耳。

乳癰門

人有乳上生癰。先痛後腫。尋常發熱。變成瘍癰。此症男婦皆有。而婦人居多。蓋婦人生子。兒食乳時。後偶爾貪睡。兒以口氣吹之。使乳內之氣閉塞不通。遂至生痛。此時即以解散之藥治之。隨手而愈。倘因循失治。而乳癰之症成矣。若男子則不然。乃陽明胃火熾盛。不上騰于口舌。而中擁于乳房。乃生此病。故乳癰之症。陽病也。不比他癰有陰有陽。所以無容分陰陽為治法。但當

別先後為虛實耳。蓋乳癰初起多實。邪久經潰爛為正虛也。雖然邪之有餘。仍是正之不足。于補中散邪。亦萬全之道。正不必分先宜攻而後宜補也。方用和乳湯。貝母三錢、天花粉三錢、當歸一兩、蒲公英一兩、生甘草二錢、穿山甲土炒一片為末。水煎服。一劑而乳房通腫亦消矣。不必二劑。此方用貝母、天花粉者。消胃中之壅痰也。痰壅而乳房之氣不通。化其痰則胃火失其勢。而後以蒲公英、穿山甲解其熱毒。利其關竅。自然不攻而自散矣。又恐前藥過于迅速。加入當歸、甘草補正和解。正既無傷。而邪又退舍矣。此決不致火毒不行。而變為乳岩之病也哉。

人有先生乳癰。雖已收口後。因不慎房事。以致復行潰爛。變成乳岩。現成無數小瘡口。如管非管。如漏非漏。竟成蜂窩之狀。肉向外生。終年累月。而不愈。服敗毒之藥。身愈狼狽。而瘡口更加腐

爛人以爲毒深結于乳房也。誰知氣血之大虧乎。凡人乳房內肉外長而筋束于乳頭。故傷乳卽傷筋也。此處生癰。原須急散。遲則有筋弛難長之虞。况又加泄精以損傷元氣。安得不變非常乎。當時失精之後。卽大用補精填髓之藥。尙不至于如此之橫。今旣因虛而成巖。復見巖而敗毒。不已虛而益虛乎。母恠其愈敗愈壞也。治法必須大補其氣血。以生其精。不必再泄其毒。以其病原無毒之可泄耳。方用化巖湯。人參一兩。白朮二兩。黃芪一兩。當歸一兩。忍冬藤一兩。茜根二錢。白芥子二錢。茯苓三錢。水煎服。連服二劑。而生肉紅潤。再服二劑。膿盡痛止。又二劑。漏管重長。又二劑全愈。再二劑永不再發。此方全去補氣血。不去消毒。實爲有見。雖忍冬藤乃消毒之藥。其性亦補。况同入于補藥中。彼亦純于補矣。惟是失精變岩。似宜補精。乃不補精。而

止補氣血何也。蓋精不可以速生。補精之功甚緩。不若補其氣血。轉易生精。且乳房屬陽明之經。旣生乳癰。未必陽明之經能多氣多血矣。補其氣血。則陽明之經旺。自然生液生精。以灌注于乳房。又何必復補其精。以牽掣參芪之功乎。此方中所以不用生精之味耳。

人有左乳內忽大如桃。復又不痛。色亦不赤。身體發熱。形漸瘦損。人以爲痰氣之鬱結。孰知肝氣之不舒。夫乳屬陽明。乳腫宜責之陽明胃經。而謂之肝病者。蓋陽明胃土最畏肝木之尅。肝氣不舒。而胃氣亦不舒矣。蓋胃見肝木之鬱。惟恐肝旺來尅。于是胃亦畏首畏尾。伏而不揚。况乳又近于兩脇。而兩脇正肝之部位也。與肝相遠。尙退縮而不敢舒。與肝爲憐。亦何敢恣肆而吐氣哉。氣不舒。而腫滿之形成。氣不敢舒。而畏懼之色現。不痛不

赤正顯其畏懼也。治法不必治陽明之胃，但治肝而腫自消矣。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柴胡二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陳皮五錢、甘草一錢、白朮三錢、茯神三錢、人參一錢、川芎一錢、瓜萋三錢、半夏三錢。水煎服十劑而內消矣。去瓜萋再服十劑，不再發。逍遙最解肝氣之滯，肝氣一解而胃氣自舒。况益之瓜萋半夏，專能治胸中之積痰，痰去而腫尤易消也。

婦人產後，細小兩乳，又下垂過小腹，痛甚，以為乳癰，孰知胃血之燥也。夫胃為水穀之海，血之腑也。產後亡血過多，則胃中空虛，而飲食又不能遽進，即進飲食而各臟腑取給于胃，甚急則胃氣困矣。胃氣困而胃血益燥矣。胃血益燥，無以解各臟腑之紛爭，而子又索母之乳，內外取資，胃無以應。乳房者，胃之外廓也。乳頭者，胃之門戶也。胃苦內之紛爭，欲避出于外，而不可得而

於兒口之吮咂，細小下垂，以至于腹，有逃遁難藏，入地無門之狀。此倒懸切膚之痛，至危之病也。治法急救其胃氣，而益之補血之味，則胃氣生而胃不燥，內足以分給于臟腑，又何至外痛而倒懸哉。方用解懸湯治之：人參二兩、當歸四兩、川芎二兩、荆芥三錢、益母草三兩、麥冬一兩、炮姜一錢。水煎服。四劑而乳頭收，再四劑全愈。此方人參生胃氣，于無何有之鄉，用當歸川芎于乘危至急之地，用荆芥益母草分解各臟腑，以歸其經絡。用麥冬炮姜者，因陽明胃火之燥，未免火動而炎燒，產後不便大用寒涼，故用麥冬微涼之品，少解其火勢之烈也。

肚癰門 一則

人有生癰於小腹間，斷無陽毒之症，以其地屬陰之部位也。陰生陰毒，似乎至重，然而純陰無陽，一用陽藥，立可成功。無奈世人

一見肚腹生癰，多用陰藥以消毒，反致成難救之病，爲可憫也。然予所謂陽藥者，非散火祛風之藥，乃補氣溫火之味耳。蓋陰地結成陰毒者，乃寒虛之故，寒因虛而不行，毒因寒而鬱結，用熱藥以祛寒，自能解寒而散毒也。方用辟寒救腹丹，白朮三兩，茯苓三錢，肉桂三錢，金銀花三兩，附子一錢，當歸二兩，蛇牀子五錢，水煎服。一劑而肉消矣。倘已潰者，三劑而膿盡肉生矣。四劑亦必全愈。此方用白朮爲君者，以白朮專利腰膺之氣也。腰膺之氣利，則下腹之部位盡利矣。而後以金銀花蛇牀子祛其毒氣，則毒氣易消。然恐寒極不能直入，故又加附桂，斬關突圍而進也。惟是桂附朮牀，俱是一派乾燥之物，邪雖祛除，未免耗血，故用當歸陽中之陰，少制其橫，則陰寒漸散，而又無陽旺之虞，所以既能奏功，纔免後患也。

多骨癰門 一則

人有大腿傍邊長強穴間，忽然疼痛高腫，變成癰疽之毒。久則肉中生骨，以鐵鑷取出，已而又生。世人以爲多骨癰也，孰知濕熱毒之所化耳。夫多骨癰之生，因人食生果濕熱所成者也。治之早服一二劑，便可解散。無如因循失治，與治不得法者，遂至濕壅而添熱，熱盛而化骨。日久遷延臥床，而不能起也。說者謂初起之時，未嘗有骨，可以內散。既生骨之後，必須爛骨外取，未可全望其解散也。而孰知不然。蓋多骨之症，無形之所化，非肉中真生骨也。乃似骨而非骨耳。真骨難化，似骨又何難化之。有治之法，利其濕，清其熱，而主之補氣補血之藥，不必消骨，而骨自消矣。方用五神湯，茯苓一兩，車前子一兩，金銀花三兩，牛膝五錢，紫花地丁一兩，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而骨消矣。四

劑而瘡口平、五劑全愈、此方用茯苓車前以利水、紫花地丁以清熱、又用金銀花牛膝補中散毒、安得不奏功哉。

惡疽門 一則

人有四肢之間、或頭面之上、忽然生疽、頭黑皮紫、疼痛異常、此陽症之毒也、治不得法、亦能殺人、蓋陽症之毒、其勢甚驟、不亟用散毒之藥、則養成大橫、蔓延難收、小毒變成大毒、然而疽與癰實有不同、癰潰于內、疽腫于外也、潰于內難于外治、腫于外易于內消、雖癰疽之毒、盡由內而外發、無不可治、內而外愈、而疽病尤宜內治也、方用消疽散、生地三錢、連翹三錢、忍冬藤一兩、白芷三錢、夏枯草一兩、地榆三錢、天花粉三錢、生甘草二錢、當歸一兩、水煎服、未潰二劑則消、已潰四劑全愈、此方通治惡疽之方、凡生疽者、以此方投之、無不神效、蓋補血散毒、則血活而

毒難留、涼血清火、則血寒而火易散、疽多陽症、所以治無不宜也。

疔瘡門

人有生疔瘡者、一時疼痛非常、亦陽毒也、但初生時、人最難辨、世人以生黃荳、令病人嚼、不知辛生之味、便是疔瘡、以此辨之、不錯、其瘡頭必發黃泡、中或現紫黑之色、更須細看、泡中必有紅白一線、通出于泡外、大約疔生足上、紅線由足而入臍、疔生手上、紅線由手而入心、疔生唇面、紅線由唇面而至喉、如見此紅線之絲、在其紅線盡處、用針刺出毒血、則免毒攻心、若現白線之絲、則不必刺也、治法總以消毒瀉火為主、世人戒用官料之藥、此不知醫之語、毒非藥安除哉、方用拔疔散、紫花地丁一兩、甘菊花一兩、水煎服、一劑而紅線除、二劑而疔瘡散、三劑全愈。

又何必外治挑開疔頭之多事哉若已潰爛亦用此方但加當歸治之必須二兩亦不必四劑毒盡而肉生也

楊梅瘡門

凡好嫖者戀鑪酣戰自覺馬口間如針戳之痛此毒氣已起也未幾而生魚口矣未幾而生疔瘡矣又未幾而遍身生瘡矣黃膿泛濫臭腐不堪世人皆以為毒盛多用敗毒之藥孰知日敗毒而毒愈盛瘡愈多而不易愈往往有腐爛者日用敗毒之劑其瘡不能收口須知此症于泄精之時泄精則元氣虧損故毒乘虛而入若元氣大旺毒難深入即有傳染不過輕微之毒可一泄而愈今遍身無非毒瘡明是大虛而毒深中也不補虛以瀉毒烏能奏功乎倘止服敗毒之藥無異于以石投水矣方用二生湯生黃芪三兩土茯苓三兩生甘草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

而瘡漸紅活再服四劑而盡乾燥又服四劑全愈此方之妙全不去解毒止用黃芪以補氣氣旺面邪自難留得生甘草之化毒得土茯苓之引毒毒去而正自無虧氣生而血又能養此治法之巧而無如世人之未識也可勝嘆息云

人有龜頭忽生疔瘡服敗毒之藥毒盡從大小便出倘大腸燥結則敗毒之藥不能徑走大腸勢必盡趨小便而小便口細毒難罄泄于是毒不留于腸中而反單結于外勢毒盛必發安能不腐爛哉往往龜頭爛落連龜身亦爛盡矣世人多以外藥敷之雖外藥亦不可少然不先消其火毒而遽用外藥以止遏不啻如石之壓卵也故必先用湯治之方名散毒神丹黃柏三錢茯苓一兩生甘草三錢炒梔子三錢肉桂一錢水煎服連服四劑則火毒自從小便而出疼痛少止然後用生勢丹敷之炒黃柏

辨證錄 卷之二十三
三兩、兒茶一兩、冰片三分、生甘草一兩、大黃三錢、乳香一錢、沒藥一錢、射香三錢、丹砂一錢、不煨、各爲絕細末、和勻、滲之、滲上卽止痛、逢濕卽滲、未、不數日、膿盡、血乾、肉筋再長、一月全愈、但不能再長、龜頭也、愈後須補氣血、用十全大補湯、連服一月、或兩月、則外勢仍能伸縮、尙可種子、否則多服敗毒之藥、又用泄火之劑、無論命門寒冷、而外勢亦且冰冷、安得陽和之驟復哉、此先後治法之各異、實有次序也、

人有疔瘡初發、魚口將生、苟不急治、必遍身生瘡、遷延歲月、腐爛身體、多不可救、故必須早治爲妙、然早治之法、世人多以五虎散敗毒、雖毒亦能往下泄、而損傷元氣、正不少也、未爲得法、設或敗毒之藥少減、又恐有留毒之患、亦未爲治法之妙、蓋毒氣之入、因元氣之虛也、因虛而感毒、又敗毒而重虛、毋論毒盡不

泄、已犯虛虛之戒、况只敗毒、毒更難散也、治之法、宜于補中攻泄、則毒旣盡出、而正又無虧、方用早奪湯、人參一兩、生黃芪一兩、茯苓一兩、當歸一兩、遠志三錢、生甘草三錢、金銀花一兩、大黃一兩、石膏一兩、柴胡二錢、白朮一兩、天花粉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大瀉惡物、臭穢不堪、急掘土埋之、再服二劑、而臭物惡穢、無留于腸胃矣、後可減去大黃、石膏、加土茯苓二兩、同煎藥、再煎服、四劑則一身上下、與頭面之間、必有隱隱瘡影、現于皮膚之內、再服二劑、瘡影亦漸消矣、再二劑、永不生矣、此方用大黃以泄毒、用石膏以清毒、用甘草、金銀花以化毒、用柴胡、天花粉以散毒、非多助之、以大補氣血之藥、妙在用參、芪、歸、朮之類、自獲全勝、此等之方、余實親視而親驗者也、倘病人陰虛陽燥、方中可加熟地數兩、或加玄參一兩、亦可餘品不可亂加也、

辨證錄 卷之十三
人有遍身生楊梅之瘡，因悞服輕粉，一時收斂，以圖目前遮飾，豈知藏毒于內，必至外潰，未幾而毒發于鼻，自覺一股臭氣，冲鼻而出，第二日鼻色變黑，不聞香臭矣。此等症見，斷須急治，否則鼻柱自傾，一至腐爛，便不可救。雖急治，而用些小之劑，亦正無益。毒氣已盛，非杯水可濟也。况楊梅結毒，不結于他處，而結于鼻中，其毒更勝。此毒不在他臟，而在肺經也。肺氣清氣也，毒氣非清氣可比。毒氣在肺，則清氣盡為毒氣矣。肺氣出于鼻，而藏于腎，腎感毒氣，移之于肺，以散于皮膚，則毒氣可以外出。今用輕粉收斂，則毒發皮膚者，盡還肺中，肺又歸還于腎，而腎不受，乃上冲于鼻，而鼻孔細小，安得遽泄。自然毒氣盡結于鼻，而鼻乃獨受其禍矣。治法必須多藥以解其毒，以肺經不能直治，必隔一隔二，以治之也。方用護鼻散，玄參三兩，麥冬二兩，生甘草

一兩，生丹砂末三錢，桔梗五錢，金銀花三兩，天花粉三錢，水煎調丹砂末，服一劑，而鼻知香臭矣。連服四劑，鼻黑之色去，不必憂鼻梁之爛落矣。更用全鼻散，玄參一兩，生甘草三錢，金銀花一兩，當歸一兩，麥冬五錢，人參三錢，生丹砂末一錢，水煎服十劑，而一身之毒盡出，可保無虞。前方過于勇猛，所以救其急，後方近于和平，所以補其虛。而丹砂前後皆用者，以輕粉之毒，非丹砂不能去。輕粉乃水銀所燒，而丹砂乃水銀之母，子見母自然相逢，不肯相離。丹砂出而輕粉亦出，此世人之所未知耳。倘鼻柱已傾，肉腐不堪，將前護鼻散救之，雖鼻不重長，而性命可援，亦不致死亡也。

人有生楊梅瘡，遍體皆爛，疼痛非常。人以為毒氣之在皮膚也，誰知是血虛而毒結于皮膚耳。夫楊梅之瘡，發于骨髓之中，毒在

遼當
作療

辨諸金

卷之三

三

漢書

骨難於醫，遼毒在皮膚，似易于施治矣。然毒未出于皮膚，其毒蘊藏，瀉骨中之毒，可從下而外泄。毒已出于皮膚，其毒開張，欬肌中之毒，不可由表而入攻。得其法，則易泄散；未得其法，則轉橫也。故治之法，補其血，瀉其毒，引之而盡，從小便而出，始得其治法耳。方用二苓化毒湯，白茯苓一兩，土茯苓二兩，金銀花二兩，當歸一兩，紫草三錢，生甘草二錢，水酒各半煎服，十劑全愈。并無回毒也。此方視之，平淡無奇，而實有異功者，補以瀉之也。楊梅本生于腎之虛，腎虛則血虛矣，不補虛以治瘡，反瀉毒以耗血，此世人治梅毒所以多不效。

附梅昆璧治楊梅瘡水藥方

金銀花 防風 歸尾 紫花地丁 川草薺

川牛膝 甘草稍 金蟬蜋 羌活 威靈仙

人所謂擊疽也。人生此疽，多因冤家債主相尋，內外治療，往往不能收功，有流血而至死者，似乎不必治也。然而有病無方，又安見吾道之大乎？苟肯懺悔於臨時，怨艾于將死，安在不可救乎？況此疽之生，雖是冤孽，亦因病人有火熱之毒，乘機而竊發也。故消其火熱之毒，何不可奏功耶？惟是火熱非起于一朝，而解毒難憑於小劑，蓋毒成于熱，而熱起于火，火之有餘，終是水之不足，不大料以滋水，惟小劑以滅火，安得取勝乎？治法必須大用補水之劑，而少佐解毒之味，則擊疽自愈矣。方用釋擊湯，玄參二兩，生地一兩，金銀花二兩，當歸一兩，紫花地丁五錢，貝母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痛輕，二劑而痛止，已潰者，再服四劑，未潰者，再服一劑，無不全愈。愈後仍須懺悔，則無後患。苟遷善不誠，改過不勇，未必不變生他病，非此方之過也。若論此方，滋水

辨證錄

卷之三 外科擊疽

三

漢書

以治火補正以解毒自居于無過之地又何擬議哉

脚疽門

人之脚指頭忽先發癢已而作痛指甲現黑色第二日脚指俱黑三日連足面俱黑黑至脚上脛骨即死此乃無名腫毒得之多服春藥是火熱之毒非脚疽可比若脚疽止黑在脚指而不黑至脚面也然脚疽最凶雖不如無名腫毒之橫而速殺人則一也蓋脚爲四餘之末宜毒之所不到何以及凶惡至此正以毒所不到之處而毒聚不散反出于指甲之間則毒盛非常而治之轉不可輕視然則用泄毒之藥順治之可矣而孰知不然凡人身之氣盛則周流于上下毒斷不聚于一處惟氣血大虧不能遍行夫經絡而火毒惡邪乃固結於骨節之際脚疽之生正氣血之虧不能周到之故然則烏可單泄毒以重傷其氣血乎

治法必須大補氣血而加之泄毒之味則全勝之道也方用顧步湯牛膝一兩金釵石斛一兩人參三錢黃芪一兩當歸一兩金銀花三兩水煎服一劑而黑色解二劑而疼痛止三劑全愈若已潰爛多服數劑無不愈也此方用金銀花以解毒非用牛膝石斛則不能直達于足指非用人參歸芪亦不能氣血流通以散毒也故用此方治脚疽多效即是無名腫毒用此方治之亦可得生世醫有用刀切去脚指亦是治法然不若用此方于補中敗毒起死爲生既無痛楚之傷又有全活之妙也

人有脚腿之上忽然腫起一塊其色如常復又不痛人以爲癰疽也孰知是氣虛之故乎夫癰成于腫未有腫而不變爲癰者予獨謂氣虛而非癰人誰信之嗟乎氣所以行血者也氣行則血行氣血兩行總有邪氣斷難成腫邪氣之盛由于氣血之衰其

腫爲癰每每作痛而色必變爲紅赤也今既不痛而色又不變是有腫之名而無腫之實全是氣虛而無以養非邪盛而氣不能制也治法止補氣以扶正不須化毒以祛邪方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五錢白朮一兩生黃芪一兩當歸五錢柴胡一錢升麻五錢陳皮一錢生甘草二錢半夏二錢茯苓三錢水煎服十劑而腫自消補中益氣湯補氣之聖藥非消毒之神劑何以用之而腫消耶蓋真氣奪則虛邪氣盛則實真氣既虛邪氣益盛不用補氣之藥氣何以行而腫何以化耶補中益氣湯善能補氣所以卽能消腫也况又益以化痰去濕之品乎故更易收功耳

鬚疽門

人有兩鬚之中忽然生疽紅腫高突數寸頭面眼鼻俱浮其狀不堪異乎平常相貌此陽毒也蓋兩鬚近于太陽乃陽之位也陰

氣不能到此部位故兩鬚生疽當作陽症治之然是陽症往往有變爲陰症者所以陽藥中必加入陰分之藥以豫防其害若已潰破腐更須陰藥多于陽藥消息而善治之也今有一方名曰埋鬚湯治未潰已潰未爛已爛無不收功方用金銀花三兩白芷二錢川芎一兩當歸一兩夏枯草三錢水煎服未潰者二劑卽消已潰者四劑全愈此方用金銀花夏枯草以解火毒用白芷川芎以引入兩鬚太陽之間則金銀花夏枯草更得施其祛逐之功又妙在當歸之補氣血陰陽雙益正足而邪自難變安得不速愈哉

唇疔門

人之唇上生疔瘡者或在口角之旁或在上下唇之際不必論其大小大約皆脾胃之火毒也最宜速散否則毒氣熾炎必且艱

辨證錄 卷之五 癰疽疔毒
于飲食往往有腐爛而死者、疔瘡毒愈小、而愈橫也、治法宜急泄其火毒、而又不可損傷脾胃之氣、則毒不難散矣、方用救唇湯、紫花地丁一兩、金銀花一兩、白菓二十箇、桔梗三錢、生甘草二錢、知母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疼痛止、二劑瘡口消、三劑全愈、若已腐爛者、五劑自然奏功、此方治頭面上之疔瘡、俱可獲效、而治口唇之疔、更能神驗、此方有白菓、桔梗、善走唇口、引金銀花、紫花地丁、至于生瘡之處、一概盡去其毒也、

癰癧門

人有生痰塊於頸項、堅硬如石、久則變成癰癧、流膿流血、一塊未消、一塊復長、未幾又潰、或耳下、或缺盆、或肩上下、有流出患走之狀、故名鼠瘡、又名串瘡、言其如鼠之能穿也、世人謂其食鼠竊餘物、以成此症、而不盡然也、蓋癰癧之症、多起于痰、而痰塊

之生、多起于鬱、未有不鬱、而能生痰、未有無痰、而能成癰癧者、也、故治癰癧之法、必須以開鬱為主、然鬱久則氣血必耗、况流膿流血、則氣血更虧、徒消其痰、不解其鬱、但開其鬱、而不化痰、皆虛其虛也、不能奏功、方用消串丹、白芍一兩、白朮一兩、柴胡二錢、天花粉三錢、茯苓五錢、陳皮一錢、附子一片、甘草一錢、蒲公英五錢、紫貝天葵五錢、水煎服、連服八劑、而痰塊漸消、再服十劑、而癰癧盡化、再服一月、全愈、愈後可服六君子湯、以爲善後之計、斷不再發、此方妙在蒲公英、與紫貝天葵、爲消串之神藥、然非佐之以白芍、柴胡、則肝木不平、非輔之以白朮、茯苓、則脾胃之土不健、何以勝攻痰、破塊之烈哉、惟有攻有補、則調濟咸宜、得附子之力、以引羣藥、直搗中堅、所以能愈宿疾、沉疴於旦夕耳、

人有久生瘰癧兩頸之間盡多潰爛胸膈之上無非痰塊已有頭破欲腐者遂至身體發熱發寒肌肉消瘦飲食少思盜汗自汗驚悸恍惚此等症原係難醫然治之有法尚可救也大約瘰癧初起宜解鬱爲先而佐之補虛以消其毒倘執尋常治法以祛痰敗毒爲事鮮不速死方用轉敗丹人參二兩柴胡二錢白芍三錢金銀花三兩當歸二兩半夏五錢白朮一兩生甘草三錢水煎服四劑而胸間之痰塊盡消再服四劑而頸上潰爛亦愈將前方減半再服十劑瘡口悉平不再發也此方補多于消而開鬱寓于中化痰存其內世人從未有知此法者但一味攻毒所以愈攻而愈壞也曷不以此方試之哉殺運無窮神力難信世見此等治法無不驚走辟易否則且有刺譏訕笑摘吾方之過竒謂大言不慚何可爲訓孰知却是祛病之仙奪命之異藥

哉予不勝掩卷而三嘆也

痔漏門 四則

人有肛門內外四旁忽然生長紅瘰先癢後疼後成爲痔日久不愈此症皆濕熱所成也而得之故縱飲者爲多江南人常生此症因地氣之濕熱又加酒熱之毒所以結于肛門邊不能遽化夫肛門通于大腸凡有濕熱亦隨大便出何以積而成痔以濕熱在大腸不能久留勢必盡趨于肛門而肛門爲大腸鎖鑰未免有關閉防範之意不容濕熱直出于門外蓄積久濕熱毒肛門獨受之矣有毒必然外形不生痔于肛門之內必生痔于肛門之外雖內外似乎少殊而作楚則一也然治之法烏能舍濕熱而他求乎惟是肛門去脾胃甚遠化濕熱之毒不能不假道于脾胃肛門未必受益而脾胃先損所以無成功耳故用藥必

須無損于脾胃而有利于肛門者治之始克奏功方用益後湯茯苓一兩白芍一兩地榆三錢穿山甲一片土炒爲末山藥一兩薏仁一兩水煎連服四劑而肛門寬快又四劑內外之痔盡消再將前方每味加增十倍修合丸散以密爲丸每日未飲之先滾水送下五錢服一料自然全愈不再發也此方利水去濕熱既無傷脾胃復有益肛門蓋兩得之也

人有肛門邊先生小瘡每因不慎酒色遂至腐爛變成痔漏瘡不能收口後長生肉管每歲一管流膿淌血甚至爲苦世人治法多用刀針掛線徒受苦楚而內毒未除外口難長經年累月難以奏功豈果漏瘡而終不可治乎抑酒色之戒不嚴而治之不得其法蓋肛門之肉不比他處之肉而肛門之皮亦不比他處之皮他處之皮肉非橫生則縱生也惟肛門之皮肉有縱有橫

最難生合况大便不時出入又加以刀針掛線切勿輕用惟消其濕熱之毒內治爲佳然而漏生既久毋論漏不可止而氣血反傷終難奏效也方用補中用消則何漏之不可痊哉方用青龜丸烏龜一個茯苓五兩薏仁六錢羊蹄後爪四副穿山甲五錢俱用土炒人參二兩青苔乾者一兩黃芪八兩當歸三兩五松二條陰乾不可火焙白芷一兩槐米一兩各爲細末將龜用石臼搗死以藥末拌之飯鍋內蒸熟將龜肉與甲火焙乾爲末同前藥用蜜爲丸每日服三錢服至一月而漏瘡乾服至二月漏瘡滿服完全愈不再發但服藥時務必獨宿戒酒色三月倘服藥時不斷酒色不能奏功不可不慎此方治漏實有神效非世上大概之方况雖去濕而復不散氣雖敗毒而又不損血補破于無形填隙于有孔我願人敬服此方堅守二月之戒以去

十年之病也。

人大便時先射血幾許而始溺糞者人以為便血病也。誰知肛門暗生血痔乎。夫痔久必變為漏。宜流膿血。不知受病不同。而見症亦異。此等之症多得之飲燒酒過多。熱走于直腸。而不得遽泄。乃結成小痔。不化久則皮破而血出。此血乃外出于直腸之外。而非出于直腸之中。乃膀胱之血也。夫膀胱化氣而不化血。酒毒滲入膀胱。將酒氣化水。出于陰器。而酒毒燬血。不能從陰器而出。勢不得不趨大腸肛門而出矣。無奈門徑各別。戶口牢關。無可出路。而酒毒結于直腸之外。毒向內攻。而直腸之痔生矣。痔生必破。乘隙而膀胱之血注之。久且以血引血。不獨膀胱之血盡歸之也。乘大便之開關。血先奪門而出。故先大便而出射。正見其欲出之速耳。治之法。似宜急填其隙。使血出之無

路為第一策。然私竇既開。漏卮易洩。不亟清其上游之源。而但截其下流之隙。非計之善也。方用清源散。黃連三錢。茯苓五錢。白芍五錢。葛根二錢。白芷三分。槐花三錢。地榆三錢。人參三錢。川山甲土炒為末一錢。白朮五錢。車前子二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調末。服三劑。血較前更多。三劑後減去黃連。再用三劑。血止而痔愈矣。愈後必務斷酒。終身不可服也。若女色止忌三月。永不再發。倘不能禁。不必為之治療。必先說過而後醫也。此方妙在用黃連之多。以解酒熱之毒。所謂先清其源也。上游無病。而下流自然安閒。况諸藥又分配得宜。無非去濕化熱之味。堵截之方。又何能加于此哉。

人有胸間生瘡。因不慎酒色。遂成漏竅。長流血液。久則神形困憊。腰痛難伸。行同偃僕。人以為心漏也。孰知是腎虛而成漏乎。夫

心腎本相通也。心之氣必得腎之氣以相生，腎之氣必得心之氣以相閉。心漏之成于腎氣之泄也，欲心漏之愈，安可不急治其腎氣之衰乎？然而治腎而心之氣不閉，則補腎與不補同，蓋有出氣而無止氣耳。或謂凡漏瘡多成于濕熱，但補腎而不閉心之竅，則漏不能愈。閉心之竅而不去其濕熱，而但治其心腎，恐漏亦不能愈也。然漏亦不同也。漏在他處者，可泄其濕熱，而漏在胸間者，不可泄其濕熱，蓋心漏成于腎虛，腎虛則寒而非熱也。腎虛者，腎水虛而非邪水盛也。治之法，補其真陰，而邪水自消，溫其腎寒，而濕熱自退。方用溫腎丹，鹿茸二個，附子二個，青鹽二兩，人參二兩，瓦葱二枝，紅棗四兩，各爲末，紅棗煮熟，搗爲丸，每日空心酒下二十九丸，服半月而腰痛減，服月餘而心漏愈矣。此方之奇，全在鹿茸，既能益腎中之水火，而更能補心中

之缺陷，又加之附子之辛熱，則無經不達，引鹿茸直入于心腎，以填補其空竅，如青鹽者，鹹以耐堅也。蓋漏瘡必多竅孔，故流血亦多，血得鹽則止而不流也。瓦葱者，消濕熱于無形，雖心漏非濕熱之病，然未免少有留存，則孔竅難塞，故兼用以防其變。誠恐氣虛不能化，更益以人參，生氣于心腎之間，助茸附之力，通達于上下，尤易成功也。

頑瘡門 二則

人有久生惡瘡，或在手足，或在胸背，或在頭面，終年經歲而不愈，臭腐不堪，百藥罔效。外藥敷之不應，內藥服之無功，世人故謂之頑瘡。然瘡雖頑，治之當如何？蓋人身氣血和，斷不生瘡。癩間或生之，亦旬日而愈。其不和者，或因濕浸，或因熱盛，或因濕熱寒邪之交至，遂至氣結而不宣，血滯而不散，結于皮，而皮生瘡。

結干肉、而肉生瘡、久則膿血不淨、因而生虫、人以為虫也、又用殺虫之藥、而反傷其皮肉、則氣血愈虛、力難兼到、棄皮肉于膜外、而不顧、則瘡成爲冥頑不靈之患矣、故治瘡、皆以行氣活血爲主、而虫與毒不必計也、然而血不易活、氣不易行、非補氣補血不可、蓋氣得補、而氣自行于周身、血得補、而血自活于遍體也、方用救頑湯、當歸一兩、黃芪一兩、白朮一兩、生甘草三錢、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麥冬一兩、柴胡一兩、茯苓五錢、半夏二錢、防風一錢、連翹一錢、附子一片、水煎服、連服二劑、而瘡口必然發腫、斷不可懼、從前無效、今服藥發腫、乃藥助氣血、與瘡相戰也、乃速愈之機、再服二劑、不痛而癢矣、再服二劑、癢止、而肉生矣、再服二劑、結靨而愈、再服一劑、不再發、此方單去活血行氣得補之力也、氣行血活、虫將安寄、故不必殺虫、而頑瘡自盡愈矣、

矣、

人有內股生瘡、斂如荳許、翻出肉一塊、宛如菌狀、人以為虫蝕外翻也、孰知是肝經風熱血燥之故乎、夫肝熱則生風、此風乃內風、而非外風也、外風清涼、而內風蘊熱、故外風宜散、而內風宜清、然但清其風、而不補其血、則熱不可解、而風不可舒也、必須養血之中、而益之清熱之味、則燥不能燥、熱退而風自靜矣、方用清風湯、白芍一兩、人參五錢、當歸五錢、白朮三錢、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川芎二錢、丹皮三錢、沙參三錢、柴胡一錢、天花粉三錢、連翹一錢、水煎服、一連數劑、瘡口自斂、此方滋血以養肝、非消肉以化毒、然何以瘡斂而愈也、蓋瘡成于肝木之旺、平肝而血無過燥之虞、自然風散、而熱無炎燒之禍也、苟不平肝、而內用降火之品、外用追蝕之法、則蝕而又翻、翻而又蝕、其肉益

大而氣愈虛變出非常正難救援耳。

接骨門 二則

人有跌傷骨折必須杉木或杉板將已折之骨湊合端正用繩縛住不可偏邪歪曲緊繫又用布紮無使動搖萬不可因呼號疼痛心軟而少致變動輕鬆反為害事收拾停當然後用內服之藥苟或皮破血出尤須用外治之藥也但骨內折而外邊之皮不傷正不必用外治之藥然內外夾攻未嘗不更佳耳內治之法必須以活血去瘀為先血不活則瘀不能去瘀不去則骨不能接也方用續骨神丹當歸二兩大黃五錢生地一兩敗龜板一兩為末丹皮三錢續斷三錢牛膝二錢乳香末沒藥末各二錢桃仁三十個羊躑躅一錢紅花二錢白芍一兩水煎服二劑而瘀血散新血長骨即長合矣再服二劑去大黃又服四劑則

下布營二敗

全愈矣外治之法必須用膏藥而加之末藥滲于傷處為妙膏

名全體神膏當歸二兩生地二兩續斷一兩牛膝一兩甘草五錢地榆一兩茜草一兩小薊一兩木瓜一兩杏仁三錢人參一兩皂角二錢川芎一兩劉寄奴一兩桑木枝四兩紅花二兩白朮一兩黃芪一兩柴胡三錢荆芥三錢用麻油三觔熬數沸用麻布瀝去渣再煎滴水成珠加入黃丹末水漂過一觔四兩收為膏不可太老再用乳香三錢沒藥三錢自然銅醋浸燒七次三錢花藥石三錢麒麟竭五錢白蠟一兩海螵蛸三錢為細末乘膏藥未冷時投入膏中用桑木棍攪勻取起以瓦器盛之臨時以煨攤膏大約膏須重一兩既攤膏藥再入細藥名為勝金丹麝香三錢血竭三兩古石灰二兩海螵蛸一兩自然銅末如前製一錢乳香一兩沒藥一兩花藥石三錢冰片一錢樟腦一

兩土狗子十個、地蝨乾者一錢、土鱉乾者一錢、人參一兩、象皮三錢、琥珀一錢、兒茶一兩、紫石英二兩、三七根末一兩、木耳炭一兩、生甘草末五錢、和勻以礮盛之、每膏藥一個、用勝金丹末三錢、滲在膏藥上貼之、大約接骨不須二個也、重則用膏藥二個、此膏此末皆絕奇絕異之藥、倘骨未損傷、只消貼一張即痊、不必加入勝金丹末藥也、三方內外治法皆有不可形容之妙、內外同治、且夕即能奏功、世傳得此三方、可無憂折傷之不可救也。

人有從高而下墮於平地、昏死不甦、人以為惡血奔心也、孰知是氣為血壅乎、夫跌仆之傷、多是瘀血之攻心、然而跌仆出于不意、未必之動也、惟從高下墜者、失足之時、心必驚悸、自知墜堪必死、是先挾死之心、不比一蹶而傷者、心不及動也、故氣血錯也、然不用參朮、未嘗不可建功、終覺艱難不速、此方凡有刀傷、皆可治療、但視其所傷之輕重、以分別藥料之多寡耳。

物傷門 三則

人有為虎所傷、無論牙爪流血必多、大約虎傷者、多在頸項、必有深孔、或兩個、或四個、其孔一時即變黑色、痛不可忍、急用生豬油塞之、無豬油、則用生豬肉填之、則肉入孔中、隨塞隨化、庶不致所傷之肉再腐、然後急買地榆半觔為末、敷其虎傷之處、血即頓止、隨用湯藥以解其渴、蓋虎傷之後、流血必多、而虎又有熱毒、直來犯心、故口渴之甚、斷不可即與水飲、萬不得已、可與小便飲之、急用治虎湯、當歸三兩、地榆一兩、生地三兩、黃芪三錢、三七根末一兩、麥冬三兩、水十碗、煎數碗、恣其暢飲、服完必安然而臥、明日傷處大癢、又服一劑、又臥如是、五日瘡口生合。

而愈此方大補氣血以生肌加地榆以化虎毒加三七根止血
收口藥料無奇而收功實神妙也

人有爲蛇所傷或在足上或在頭面或在身腹之間足腫如斗面
腫如盤腹腫如箕三日不救則毒氣攻心人卽死矣蓋蛇乃陰
物藏于土中初出洞之時其口尙未飲水毒猶未解故傷人最
毒治以解毒爲主惟是蛇毒乃陰毒也陰毒以陽葯解之則毒
愈熾必須以陰分解毒之藥順其性而解之也方用祛毒散白
芷一兩生甘草五錢夏枯草二兩蒲公英一兩紫花地丁一兩
白礬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腫漸消二劑而毒盡從大小便而出
三劑全愈此方白芷雖是陽分之藥得夏枯草陽變爲陰紫花
地丁蒲公英甘草白礬之類盡是消毒之味又且屬陰陰藥以
化陰毒自易奏功所以助白芷直攻蛇毒而無留餘之害也或

問解蛇之毒旣不可用陽分之藥何必又用白芷不知蛇毒正
用白芷方能除祛世人不善用之所以有效有不效今用之於
陰分藥中自無不效矣又何可舍白芷而另求他藥反致無功
乎或又問雄黃亦制蛇毒之品何不用之然而白芷陽中有陰
不比雄黃之純陽也雄黃外用可以建奇功而內用每至債事
不若白芷之用于陰中可收全功耳

人有爲癩狗所傷者其人亦必發癩有如狂之症世以爲其人必
生小狗于腹中此悞傳也因其發出狂癩有如狗狀見人則咬
逢女則鬪非狗生于腹中不宜有此景象况人爲癩狗所傷大
小便必一時俱閉不能遽出大小便虛用努力似若生產艱難
且外勢急痛腰腹作脹而死人以爲腹中生狗不能產而死云
腰痛者乃小狗內咬也豈不可笑哉其實狗悞食毒物而發癩

亦爲所傷，則毒氣傳染於人，狗愈而人死矣。最可畏之病也。然而得其法以解毒，則病去如掃，正不必過懼也。夫犬性最熱，狗食物而發癩，乃食熱物之故。或食自死之肉，或餐熱病之屍，多成癩病。然則狗發癩狂，實熱上加熱也。解其熱毒，何不愈之有。但世人未知解法，所以不救耳。予逢異授奇方，不敢自秘，傳以救世焉。方用活命仙丹、木鱉子三個切片，斑貓七個、陳土炒去頭足、米一撮、炒大黃五錢、劉寄奴五錢、茯苓五錢、麝香一分，各研細末，和勻黃酒調服三錢，一劑而毒氣全解。至神之方也。不必二服，七日皆能奏功。過七日外，必須多服，數次無不可救。服藥切忌色慾，須二月不行房，并忌發物，餘無所忌。是方用木鱉斑貓者，以狗最畏二物也。木鱉大涼，又能瀉去熱毒，得大黃以迅掃之，則熱毒難留。劉寄奴善能逐血，尤走水竅。佐茯苓利水，

更速引毒氣從小便而出也。射香雖亦走竅，然用之不過制斑貓木鱉，使之以毒攻毒耳。中有妙理，非漫然而用之也。

癩門 一則

人有遍身發癩，皮厚而生瘡，血出而如疥，或痛或癢，或乾或濕，如虫非虫，人以爲濕熱之留于皮膚也。孰知是氣血不能週到，滋潤乎。世多以苦參煎湯，或菘菴白芷之類，外治而終無成效。正坐於氣血之虛也。蓋氣血足，則經絡無閉塞之虞。氣血旺，則毛竅無乾枯之害。且氣足血旺，則熱散濕消，何至淤滯而不通散。結于皮膚之外，故治癩之法，專以補氣血爲主，而佐之消濕散熱之味。雖十載沉疴，尚可奏功于旦夕。矧目前之近癩乎。方用掃癩丹、黃芪三兩、當歸二兩、防風二錢、茯苓一兩、白朮一兩、生甘草三錢、麥冬一兩、金銀花二兩、芍藥一兩、川芎五錢、熟地一

兩山萸五錢、元參一兩、荆芥三錢、天花粉三錢、水煎服。二劑而皮色潤，又服二劑，而乾燥解，連服十劑全愈。此方大補氣血，無異枯涸之田，一旦忽逢霖雨，生機勃勃，又何至有塵埃之微野哉。

刑杖門 一則

人之腿受官刑，皮肉腐爛，死血未散，疼痛呼號，似宜用膏藥末藥外治為佳，然而受刑深重，不急內消，專恃外治，則逍遙膜外，安能衛心，使惡血之不相犯乎？此內治之斷不宜遲也。然而世人外治之方，多有神奇，而內治之方，絕無應驗，往往有一時心亂而死者，雖犯法遭刑，多緣惡積，保無受冤之屈棒乎？冤氣在心，則肝葉開張，肝氣收斂，尤善引血入心，使無辜之人，一旦輕死，療治無法，是誰之愆？鐸求異人，特傳一方，一受官刑，即時煎服。

斷無性命之虞，服後然後用膏藥末藥外治，內外夾攻，則瘡口易愈矣。內治方，名為衛心仙丹，大黃三錢、當歸一兩、紅花三錢、桃仁三十粒、生地一兩、丹皮三錢、木耳三錢、白芥子二錢、水煎服，一劑而惡血散矣，不必二劑也。然後以膏藥貼之，膏方名護心仙丹，大黃一兩、沒藥三錢、乳香三錢、白蠟一兩、松香五錢、骨碎補五錢、當歸一兩、二七根三錢、敗龜板一兩、射香五分，各為細末，猪板油一兩，將白蠟、松香同猪油，在銅鍋內化開，後將各藥末拌勻，為膏藥，貼在傷處，外用油紙包裹，再用布纏住，輕者一膏即痊，重者兩膏足矣。夾棍傷重，大約不須四個，即可行步無虞矣。此二方至神至奇，內方使惡血盡散，外方使死肉之速生合，而用之又何至損人性命哉。

辨證錄卷之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